繫辭傳論

繫辭傳論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一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聖人豈意爲之哉天所示也因而重之觀乎天地而重之也以盡天下之情僞情僞在爻爻之等在卦非二物也卦以七八謂之常爻言九六謂之變剛柔相推彖所材也六爻之變不在彖乎動者人也主人未至文王周公繫辭焉天命之也天下之動孰能外之其言吉凶悔吝不可毀不可得而息生乎動者也其所以生者不外聖人之辭至哉辭乎剛柔立辭之本地之法也變通善剛柔之時而辭趣之天之道也夫告之以吉凶所以斷仁義之

存亾也仁勝不仁義勝不義未嘗一日不然不可疑也貞勝者也天地之道不可度而射也貞觀者也日月之道不可傷而蔀也貞明者也天下正於大君家人正於嚴君人心正於聖人聖人之辭天命也謂之一一則吉不常於一能改者悔不覺者吝二三則凶矣何謂二二不仁不義也何謂三三不仁聖人之仁而自爲仁不義聖人之義而自爲義不可勝辨不可勝數也可不貞夫一乎夫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象天之貞觀在乾確然示人易矣元亨利貞聖人繫辭焉而命之矣不可索之於无始測之於无終以爲恍忽也象

地之貞觀在坤隤然示人簡矣聖人繫辭焉而命之矣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夫子贊之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不示人簡乎人不能離而去之不能長生而久視焉以爲妖孽也見易象之時爲今也凡今之人戴天履地觀乎天地人甚暫而不久也天地以其全示聖人矣聖人作易既以天地之全示人矣以此稽古古猶今也以此俟後世後世猶今日也常且久者正在今日確然不恍惚隤然不反覆彼不詳之辭奚以爲哉遇卦有爻效此辭也設卦有象像此辭也

爻彖之動啟人心也內也吉凶之見斷人事也外也本易簡之心行易簡之事功業見焉豈待功成業定哉洚水儆予斯禹之成允成功也三監及淮夷畔斯周公之克咸厥功也於變見之矣天下之動不在辭乎聖人之情各指其所之亦每告之曰貞夫一而已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六十四卦此爲父母也聖人之大寶曰位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三百八十四爻此其君也何以守位曰仁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奉若天道也何以

聚人曰財與人同者物必歸焉取財於地也理財則中正以通正辭則重巽以申命禁民爲非則止諸躬利物足以和義也書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自綱罟以及書契莫不有皇天之大禁焉聖人欽念之以卦之象詔來世包犧氏王天下之大德也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經卦有八莫尚乎離明明德於天下也聖人南面而立天大命之畀以殺生予奪廢置之枋以助上帝明闇之效吉凶斷焉器不能自爲用固無吉凶用器者人也昆蟲之微有喜怒天且使之有所殺生況人乎助上帝之大君誠欲宥萬物而寬其命

在正庶士矣育庶人宥庶物而興庶虞在恤民力矣欲節庶民之力而不盡在正公卿大夫士之心矣八卦之命所以正君子之心近取諸身離則人之心神明在焉是以尚之古者虞師之法物成則取之孕則舍之不時謂之濫法離之中虛也庖人之令旦日日中日夕三食皆有節焉法日之明以養心食必正味使五色修明聲音能章志定言言出令至明之極也夫火壯則氣食火少則氣生嗜味亾國其次亾身烈若猛火以邪自燔離之以火食也麗乎正也心以體安不以體傷也且夫解罔之仁左右上下惟其所之

取不用命者而已犯者殺之順者活之柔麗乎中正
故明且威焉以成木正用事於天地宗廟社稷不敢
不敬也以成火正教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不忘備也
文治則明武征則威取諸離也聖人制器尚象非其
器之尚道之尚也樂其道則爲天下利樂其欲則爲
天下害罔罟之設久矣與民皆生包犧氏以道揆法
而教民守之天下歸仁焉故曰作最昔之言作也謂
創而始之昔無而今有然夫裳衣未設舟車未陳市
何覩焉貨安得致之神農氏其窮乎哉吾故曰以道
揆法而教民守之之謂作後聖師之故無醉飽之心

無逸遊之行無暴殄之政物多而神享之詩曰魚麗
于罶鱨鯊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也夫五音之通於政
君爲至尊物爲至卑物耗財匱憂豈惟民哉小已之
失其流及上故詩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罶罔罟之器
如故也明者用之興焉暗者用之亾焉聖人與民同
患遠矣哉神農作耒耜乎自生民有之耒耨之利以
教天下則神農氏所以王也損上益下民說无疆乃
正名曰利不然失其象矣非耒耜也上帝生民莫嘉
於穀與民偕生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常經
也上下之位定必損下益上神農氏安能並耕而食

損下損其力也損上損其心也凡爲民上亦執不損其心日勞心於無益民見百損不見一益天施不施地生無以生之其窮至於田萊荒蕪民卒流亾安在其有耒耜乎自古之厚農人也均田里教樹畜俾得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鑄劍戟爲農器凡爲害於耒耨者抒而盡去之養生泰奢一害也送死泰厚一害也廟地泰大一害也求治泰速一害也名號泰高一害也觀其王天下之號繫於庶人則知民繫於歲君繫於民欲利天下必先益民周公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

字惠我德尚德之教神農氏之心也前朝後市在天
爲象在地爲法有君位焉以赦罪也后立市不得過
以遠利也政在致天下之民則天下之貨聚焉遠鄉
皆至不貴異物明恕而行不求豐焉神農氏之教蓋
取諸噬嗑也噬嗑食也菽粟如水火乃懋遷其有無
使無滯積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必以艱食爲本女紅
次焉則尚貨之情可得而覩也震曰稼穡離曰文章
震行也離信也行則物无眚信則民无僞剛柔分則
均動而明則阜安雷電合而章具嚴天威盜竊姦宄
不作柔得中剛衛乎外物在內而守禦有備伏者爲

井以戒火政嗌言逝也嗑言合也市合則亨進退甚速唯恐不及小人也王者以三市處小人皇皇求利樂焉利焉益者施生嗌嗑者威獄風聽臚言於市則知不貪爲寶而聚斂之臣斷不可畜戒之戒之物盛則衰時極則轉致飾然後亨之則盡矣天時地財不能共也其釐改制量象物天地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哉黃帝正名百物至堯舜未遠也三墳五典惟堯典存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形或不同義則未改正天名也古人之慎傳若此始自黃帝至於孔子曰文不在茲乎經緯天地誰敢亂之若稽古者堯信而好

古者孔子孔子序書祖述堯舜贊易則越高辛顓頊少昊而紀於黃帝本正名之所自始爲七代所不變謂之天名析言亂名罪不以聽天之文庶幾存諸天下而不喪是故名正於黃帝文在於仲尼不可改也易之爲書先稱名開而當名文王周公名之皆黃帝之所正也孔子贊易先之後之詳之略之損之益之合諸天地考諸三皇五帝不悖不謬未始有窮未始有變通則久焉儒者生不及聖人之世好自以爲功而不勝其過之大相推者岌岌乎蹈於鑪炭上而不知止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治孔子之六藝則

守孔子之訓可矣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
諸乾坤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垂衣裳恭已也五事
之長也衣裳在笥以命有德則皇建其有極矣堯舉
舜而敷治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豈無所用其心哉
黃帝則我不敢知堯舜之事虞夏之文可考也禹曰
予乘四載舟車爲大涉川爲險矣渙之初曰用拯馬
壯吉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而如是其亟也渙奔
其机各得願焉不距朕行矣八年于外風雨櫛沐於
廣川大澤之中渙其躬而无悔則鬼神聽所麾矣內
以濟九州分絶不通之民外致九夷八蠻五戎六狄

之遠以利天下不勞費中國而澤及四海故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王居无咎豈不以人哉轉輸委積陸行者聖所勞也甸服制賦至愼也八州之貢多浮而少逾馬牛車輦之力征省則田野闢軍實完矣夫不召自至不求自出隨時也效商賈之懋遷以制國家輸輓之政窮矣古之調有餘不足者上隨天之時下隨地之產陶必河之濱林必山之麓輸之誠便故動而說焉大木弗求山石不致黃金爲幣貴其省於刀布也邦國諸侯來見有數三千里之內行人撫之其外則省矣引重何重致遠何遠我行既集蓋云歸

慮而已焉君子行役莫或遑處而未嘗告哀以時養以時祭其在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孚于嘉者也詩亦有之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則上窮者也毋謂此服牛乘馬也萬民之優匱係焉毋謂下動上說而動之不以禮說之不以道也勞者弗息民乃作慝焉有孚在道以明百官之隨如百體之隨乃其有功而說乎隨以用器然後車得其式殺馬毀車隨者安在矣坤在內王宮也震在外柔上郭門柔中城之門剛爲大塗爲彈街室爲擊柝環王宮前後左右夾以九經九緯徧廛里焉周於四墉皆有

守政晝三巡之夜亦如之三鼜以號戒象震也王宮前五門兵衞在中門之外是有出入之禁八次八舍在雉門之內虎賁之士在路門外夕則擊柝而比之安不忘危古之道也王居必日嚴未有知其始之者黃帝堯舜兵革不試刑措不用然且不廢而日修之教民順也帥民守也所以尊嚴天子其事固不可褻其人固不可輕明於憂患與故冥夜也夜士夜禁行者禦之冥豫在上何待旣成而後渝之也貴而良者曰嬪婦賤者曰妾饋食饋餚酒漿筐筥舂揄濯漑井臼謂之宮事自王宮下逮庶民皆使妾婦執養焉戒

之曰夙夜毋違臼杵之利萬民以濟用此道也爲有使男子不操弓持矢或相杵紒舂於井爨之間而不至於兵弱不用者乎何以濟矣蘘擇之宜宜在婦人故曰小者過而亨也古者藏粟斷木濕地家有而日用之數口而炊爲政者嘗究其義乎過乎儉也堯之民憂滋而思遠美惡皆成以養生採可食儲可藏至孅至悉故倉庾足恃也無遠輸無遏糴密雲不雨然後圖之柔中者不能施已亢者失儷而無集木啄粟之望詩曰過人之艱難矣臼杵之器在宜室家弭災胥爲垂衣裳者念切於匹夫匹婦一杵一臼之宜世

復有傷農事害女紅者乎傷害之大莫甚於饋糧則臼杵敗矣孔子告哀公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弭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弭之也記曰左射貍首右射騶虞弧矢之器何其文也射男子事也爲五兵之長其利足以威天下而聖人小之惟恐不傷人謂弓矢爲不祥豈過乎夫朕固非祥也同可異乎朕之時同可不異乎天下無事用之於禮義不終日而賢不肖異矣天下有事用之於戰勝不終日而存亾異矣善者天報之以福不善者天報之以殃天地朕而其事同也豈復小

事名天地曰事此其小者天事武地事文而非天地之所以大也嗚呼廢興何事在天地則爲小事威天下者其念我天威乎其事好還不誠則曠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是故睽之事無小用忘死之民履素成之事說而麗乎明也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柔進而上行爲人客而實天下之主也武王爲君太公爲將得中而應乎剛上帝臨女以斷天下之疑也文王曰小事吉孔子曰睽之時用大矣哉則知睽之小事而文王之志任德不任刑矣小過曰可小事不可大事則非

睽之事也然而終之曰大吉小者亨大者吉有過物者必濟而濟之亨未嘗大也萬民以濟爲大則憊焉得濟哉上古遠矣包犧氏至於文王皆中古也穴居野處今尚見之西北見營窟焉東南見橧巢焉專屋狹廬同室內息未如之何可不急哉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大庭氏之庫在魯久矣易之爲言各易其制數等級也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厚別而廣恩也震長男也內坤主夜內乾主晝震爲朔旦在卯爲啟門王者之朝辨色始入也以定民居成民事事不爲風雨廢生不爲風雨

傷君臣父子日相與論久長之道儉爲其德侈爲大
惡利貞之辭文王斷之矣非禮弗履孔子贊之矣丹
楹刻桷飾宗廟也且以踰制而志諸春秋此則宮室
之箴也明堂王者之堂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
人明堂度量在考工之記豈非天哉制器尙象冬宮
也工執藝事以諫夏后氏之王也聖人紀其大者於
易秦人雖惡其害已而不能焚也不知者曰剖斗折
衡而民不爭其知者曰民之初生若禽獸然聖人敎
之宮居而粒食生者養死者藏止矣曾不瘏前乎大
昊皆有書契惟八卦言始作前此未有也罔罟言作

不言始不自大昊始也耒耜至弓矢不言作言惟此聖人爲能得其器之象也宮室棺槨書契言後世聖人易之黃帝堯舜爰及夏殷周代有損益要以中制爲其行於孔子之時者文王之法度也名曰後世則通乎古今矣孟子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斯言也言人子之送其父母也其他皆滅於度已不然材木不足用也禮曰不樹者無椁謂庶人也雖諸侯卿大夫亦皆自爲樹其不虛取於物如此此傳世之所以長且久也聖人之教下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固必盡於人心焉喪期

无數三年之喪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自期以下周公爲之制喪服之文天之文也無過也大過惟在棺椁藉之用茅上衣薪之本也且謂之大過葬以厚終衣衾足以腐肉棺椁足以朽骨厚必期於無窮大過之言不可復過之辭也升屋而號飯腥而苴孰天望地藏送魂而往迎精而反自古已然能從其溯者知本者也彼謂上古之人若禽獸然可乎哉言之者有罪聞之者生不敬之心可不戒哉百王之禮孔子猶見之百王之樂孔子猶聞之知其可知而言之不可知者舍之苟欲知古則必以三代必詳於周與魯也

其曰書契從周之書契所謂書同文也穴居易宮室衣薪易棺椁結繩易書契雖曰上古孔子有以徵之故言之罔罟九事不知所自始則闕焉商頌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遠古也周公之於文王親父子也大雅云古之人無斁近古也無有遠近皆曰中古古則不可以言下上古而下今也易曰上古中古則遂曰下古易曰有天地有萬物則遂曰未有天地未有萬物以此隅反不若無反也書契所治當時之務也凡治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書契可治皆可結繩而治至治也任人不

任法必決而和不決或決之不和既決而又更之反覆迷亂大矣古人心甚長期外不聽何短耶人力不至於此也僞起情匿鬼神且不能知百官將如之何何考績之遲觀其民與其物不獨在司會行人之書矣遲則久久則定可決也斯豈小人所願哉書契之日行乎當世者內史所職大命也御史所職小治也行之而可法曰典曰法曰則世世通行太史掌其書謂之一王之制至簡也書契貴簡不貴繁人重則簡輕則繁書契日繁則書契日虛民數具野无民穀數具廩无粟功狀具未嘗有功罪狀具未嘗有罪春秋

傳曰乃者亾乎人之辭也知大始者不敢知書契必務知人知人則能官人能官人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是故聖人作易有象也觀象於天觀法於地以身知天下以物知一身各見其象而寫之天之象也彖言乎象天之時地之財人之能材也三者違其一其器亾矣爻以效天下之動言乎變則自古有之言乎失得吉凶盡之言乎小疵悔吝盡之以此知古以此察今吉凶生則常其吉弭其凶也悔吝著毋諱所悔毋掩所吝也一人曰位一德曰仁守位如舜之好生則仁義行矣

聖人觀變於陰陽而立卦陰陽天道也乾坤陰陽之物也震坎艮乾之物也謂之陽卦巽離兌坤之物也謂之陰卦六子以次生象陰陽之變也因而數其爻陽卦多陰陰卦多陽眡其奇耦爻皆兼有之以言乎卦五爲奇四爲耦焉奇耦儀也一與二也卦之言奇耦以參則五與四也一二并爲三四五并爲九天之數也爻分也卦合也分之則三合之則一是故震之初巽乎離兌坎之中巽乎兌巽艮之究巽乎巽離爻之辨小卦之辨大也陰卦之初中究與乎陽卦亦如之天道之辨名曰奇耦數也象也人道之辨名曰男

女人者天地之心也以卦名其人正言也以人名其卦當名也辨莫先男女莫大君子小人不能相无也皆謂之道皆謂之德行何哉道一也則德行一也仁與義一乎聖人也天所命謂之一必無有二之者矣夫知一不知二可謂知道乎知可爲必知不可爲知可言必知不可言皇天皆正命之開人爲此禁人爲彼謂之是非之心彼小人之道誠不可不知誠不可易知易所以作也乾坤爲之門八卦體所撰通其德明示天下以君子小人之辨能事畢矣陽卦示君子之道不名震坎艮爲君子也陰卦示小人之道不名

巽離兌爲小人也天以陰陽示聖人聖人奉若天道立六子之卦以辨君子小人若男女之體性不相假然盡情僞也雖然君子之道無不爲法小人之道無不爲戒何足備言乎君臣之義天地之大義也由小人之道至於如此之悖可不懼哉好色則伐性短年親小人則墜命以氏三季之衰皆由女子小人相爲表裏迄於幽厲無湯文之德以濟之二君一民之禍亂日相尋而不已焉孔子贊易不忍不言不忍盡言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言王道廢興其要歸有如此之可如此之不

可也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且以皇天失得之報爲氣數之當然乎夫天豈無可無不可哉聖人立卦顧乃豫爲小人地也狀其體性察其要歸正名之曰君子小人情僞盡矣是非斷矣聖人之言亦無不盡矣夫聖人之感人心也研天下所思慮致之和平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不可測度在上者往而輒窮天下何思何慮乎父子相繼養生送死共戴一君而服事焉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同歸也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殊塗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致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百慮也罔有定極則何生在上矣天下何思

何慮乎日月往來寒暑往來相推受謝不憧憧也人往來晝夜寒暑之中生不得其性死不得其所歸憧憧然何也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天地盈虛不能無屈而常信乎其信之聖人往矣始而微缺終以大壞不可得反誰爲來者曾不一相感也以美利利天下之謂何昨日何生今日何成蘊利生害民不知君由此始矣爲天下君必先度之尺蠖象以度也艮屈諸內兌信諸外其所求也尺蠖行地未之或離日之行天退爲順焉天不可度日以爲度天行一周日行一度甚速而不見其疾也必有以度天下之異慮乃有以

知天下之同利龍蛇同物乎不同也時同時不同蟲
莫知於龍蛇見不若龍龍蟄不異蛇深山大澤實生
之少女亦懼其生龍蛇爲害爲利殆不可知艮之象
龍之蟄也反動以爲止咸之象岐舌而四足蛇之物
也或乘雲霧竟爲土灰龍蛇以出入知寒暑蟲之愛
其身也亦若此乎龍亦何貴蛇亦何賤與民偕生與
民偕存與民偕安一人安矣義勝者公利欲勝者自
利公則利用私則利壅差若毫釐謬以千里非天下
之至精誰與精義乎可與佑神與神爲謀致用用一
一无不利惟上所用役使羣動安身戶牖之中而天

下食其福貴其德焉其崇配天天之神化存乎日聖人之神化存乎身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不二其心也盈則亢亢則窮疑則戰戰則窮乾坤且有窮焉然而不窮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其惟聖人乎聖人不窮是故天不愛其道盡付諸聖人而無隱焉日月代明四時錯行窮神知化上下與天地同流德盛至於斯而天下一君矣設牧立監分天下之土俾在民上鮮其不困也故曰升而不已必困觀所困則君子小人辨矣成湯以多方簡文王研諸侯之慮必以此也不困于木則困于石非其所矣宜乘

於雲乃困于石乎雲者龍自爲也石者龍不知也龍非龍侯非侯名必辱矣據也者身所憑依也蒺藜不可以飾牆其可以在牀宮其居也妻其配也不藏於淵藏於蒺藜乎爲虺蜴乎抑爲狐乎假君之威以爲已威如是者身危生好物也死惡物也民不懼死聖人曷爲以死懼之辱人者人亦辱之危人者人亦危之忿其身矣寧獨忿其妻乎聖人之善言安身也旣而言危身如此乎其不相因也人之美惡其上下固相絕矣未嘗不雜居而日往來焉未之能化則聖人不輕絕也彼固有期期未至亦且容之人固不可知

或乃美其惡而養之小人榮君子之恥也小人得君子之失也寒暑積而惡始熟矣及其一旦名辱身危以快天下之心而養之者已大過矣人君立於無過之地必先勿用小人小人退則君子進君子進則國安而君寧彼小人豈緊無寵如舜好生則能去四凶慎毋自謂窮神知化卒墮於女子小人之術數至於國有兩君而不寤也伏者狐也鞠者隼也去藏在道解悖在人弓矢之為器殆神器乎黃矢天子之戎器也威且敬矣公用射隼蓋受彤弓而藏之者也彼為人則焉可射彼為禽則焉可不射射之者必君子君

子則其人也號之曰公安義絕私以承天子是唯毋
動出則慮四方告成于王何不利之有大刑陳之原
野小者致之市朝賊刑所以威之明刑所以耻之小
人情狀殆如鬼蜮雷電噬嗑實象天之震曜殺戮焉
殺之不怨斯神化也名者君所司也假小人以位不
祥假小人以名不祥孔子正臧孫之竊位則不可得
竊名呼名僭可竊民耻日喪民畏日消賞不足勸威
不足懲逆莫大焉名之不慎刑不能禁也定外患者
赦過宥罪修內治者明罰飭法噬而嗑者不可解不
可解者聖人不能爲解也序卦乾至否十二咸至益

十二泰通而治否閉而亂否在亂矣曰治不忘亂則否治乎大人在焉撥亂致治曰休否民未忘亂大人其反忘諸有君無臣爲治幾何民可以存易亾則毋憚乎其傾之也繫君子者苞桑也傾小人者誰乎天之刑神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大人之休在中爲樞俾民致一辨其殊塗君子爲貴小人爲賤下不敢陵上不自替君有常尊民有常卑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大能不往小則不來優優以休恤恤曷瘳天地定位必不可踰噫乎小人何足選也亦安能以卑陵尊也善折其足以覆尊者之餗也否之終傾否也鼎之顛

出否也美可覆乎其足非也餗實享公何乃爲私人所營色類可任羣枉之朋身及交瀆信罔顏渥君子薄德小人敗也鼎失其象實遂褻也高明相襲俄則傾也見幾而作君子貞也互艮爲石爲門庭也雷出地奮遠邇驚也知動之微厥應則章章則用柔微則用剛公入不逮俟出以康豫易爲復動而順行見天地心惟其好生復以自知聖曰庶幾曷有不善三月小變利有攸往功業乃見顏氏之子獨爲好學閉戶之仁可援天下天地神也不可以二斯謂壹壺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斯謂構精眇萬物而爲

言者也神爲性性正而化醇精爲形形成而化生語曰禽之制在氣非苟相食氣相制也且必有制之者亦盡在氣醇故不獨人焉惟人致一則所以靈於萬物矣人焉能生非類雌雄牝牡皆曰男女非先王之正名法言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艮也盛於東南巽也皆位乎上損益也震巽謂之交艮兌謂之通形殊而氣通也咸曰二氣感應以相與損曰損益盈虛生之道也著之曰一人行夫爲至尊曰得其友妻爲至親妾不得體君天地之大義也彼羣雌孤雄則不知之矣致一焉則三爲配妾莫敢擬焉人倫也和

氣致祥其在斯乎若以觀於益三則震之民上則巽之二君也其身何以安其心何以易其交何以定乎民莫之與也益之行易乎恆之立心故勿恆殆虛而爲盈者乎以是爲交則否矣乾坤易之門泰爲開否爲閉一爲得二爲失二貳也疑故貳斷則一聖人愼所名必當聖人明於物必辨聖人善其言必正聖人修其辭必斷天地人之道備矣辨物者先辨卦之物而陰陽剛柔仁義立焉乾陽也坤陰也陰陽合德天也剛柔有體地也乾坤以體天地之撰而聖人之德通於神明仁義之謂也天實命之人天地之性也仁

義神明之德也物辨則名可稱聖人之稱名也一以貫萬雜則萬備不雜則萬廢必以人為主以聖人為法不越也聖人之於人類也於稽其類考之於善乃名之名之則善矣否之名非不善也否之匪人乃不利君子貞蠱者事也名曰壞事則悖剝之名若不善正曰剝之无咎剝牀剝廬而後不善剝其可剝非不善也名或不當至於民無所措其手足聖人有憂之矣故曰其衰世之意邪屯蒙五十有六名文王之所名也以校八卦之名文質覩矣夫往來者神化之幾也晝夜分寒暑積以成古今往者不可追可得而彰

也善莫彰於文王之事惡莫彰於紂之事矣來者不可必可得而察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惡之大壞者其亾秦也易莫不察之紂惡顯矣微之曰飲酒而失是也箕子之心不欲人知之闡之曰箕子之明其夷也貞喪師大變也餞日大常也微乎顯乎焚巢之號自旅人之瑣瑣也齊斧之喪由進退之不果也幽乎闡乎開易之書至當者易之名至辨者易之物至正者易之言至斷者易之辭自忘言忘象之說作而備者缺矣稱名取類無不當者旨遠辭文無不斷者言曲而中無不正者事肆而隱無不辨者天下之動貞

夫一民或貳之可以東可以西聖人因而教之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一而不二民行濟矣得全文王也失全紂也天之報明矣易因而明之俾天下之民順帝之則乾坤定矣

繫辭傳論

繫辭傳論

莊氏學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包犧氏以下作者及夏商之盛王各當其世而開物成務焉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文王周公順天理物憂患天下爰及後世繫辭焉以盡其言也是故履之辭曰履虎尾不咥人亨文王之德以是爲基也人不可咥凡民知之虎能咥人凡民知之則奚爲履虎尾哉履之而又斷曰不咥凡民孰信之汝未知天道也又不知人事天在上施不窮澤在下下究而不竭盛德之氣剛蟲不搏矣文王下民之天也而在臣位不獲乎紂澤不可得施諸民也澤

其家家人說澤其國國人說紂雖暴亦應之以爲西伯澤西土矣以爲三公澤天下矣天也文王之德也當紂之世亂者非一君文王以百里之地介在西偏古今不可爲之時莫若此時文王不忍人之咥於虎俾人得免於虎之咥天澤也以事君之小心辨土下定民志大雅曰陳錫載周能天施也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也衰世公子殆將爲虎者也信厚如麟之趾彼咥人將自廢矣繫辭焉以盡其言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始基之矣謙亨君子有終所以爲柄也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至誠以下天下之

賢人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官人
以其成天功地道卑而上行也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卉君子之終乎文王爲天地神人之所同與裒多益
寡稱物平施而天下諸侯毋或敢亂其紀綱者曾有
乘紂之亂保類醜啟封疆與文王抗衡而分其柄者
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謙爲柄以人爲柄者也復
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
往此周德之本也乾之德本在復詩曰后稷肇祀庶
無罪悔以迄于今故曰天監代殷莫若周不宙出大
王入王季朋來也原其本無一疵焉好生之德天地

之心也動則推不忍之心以順行不忍之政出入何疾朋來何咎天行始於日至七日成辟剛長則本立矣本立而道生生則惡可已也詩曰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夫非文王之心乎自古聖人之生未有盛於文王者夫子曰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周公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善哉德之本乎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德之固在此辭也恆之爲久道也剛上者震柔下者巽巽以立之震以行之雷出乎至陽入乎至陰風生乎至陰受制乎至陽震自下上則自上下風西以東則東以西相與經緯於

天地之交以成一歲之恆常剛柔升降終古不易而無一時不相應始於黄鍾之月孰於南呂之月生萬物而成之雷既收聲風乃殺物此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者也文王之德於恆見之矣亨者嘉之會也无咎善補過也善行无售善遂无泥善入无淩善散无頻和且正焉性恆性也情恆情也㭽常德用常人久於其道也是以文王之政立其人行以時可先者不後可後者不先民麗必奠之民教必陳之參互考日成月要考月成歲會考歲成官正治要師治凡司治目旅治數季冬正法孟春論吏必親受而考論之朔

月聽朔日出視朝至於日昃不暇食以享國五十年詩曰文王之德之純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德終於貞而復始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武王周公繼之而天下化成矣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德之固也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文王憂患百姓可謂淡哉天地無窮也民生其間藐小爾以九州之民養萬國之君禹之會諸侯如是盛也菲飲食則損惡衣服則損卑宮室則損為天下思久長之道事事為之中制與皐陶謨於帝前而明聽之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聖人没而道衰湯纘禹服

執中以制萬事命諸侯曰凡我造邦毋從匪彝毋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且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命伊尹輔於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欲子孫常厥德也及紂之身天下大亂矣以九州之民養一人力罷財盡弗能給也戰則必克刑且以族生不得養死不得葬鬼神無所享生道竭矣文王悼痛乎心及繫辭而至於損丁寧焉化誘焉終必擬之議之曰曷之用乃斷之曰二簋可用享辭未有若是繁而不殺婉而成章者也言曰人之所以致孝乎鬼神者且損之又損無不可矣則飲食衣服宮室尚可以不損乎損不

至於此不能救民死而致生之也孚也有之則長人而吉元吉也善補天下之所過无咎也誠不及中制非正而可以爲正可貞也民乃其蘇民乃其無罰利有攸往也孔子知二簋之非恆辭曰二簋應有時文王當殷之末世四海困窮不可勝言而言盡於此辭也聖人之情見矣益之辭德之裕也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穀數民數滋殖矣中正有慶慶農夫也詩曰烝我髦士又曰以穀我士女男女正婚姻時美教化移風俗至於莫不好德賢才衆多犖獨顯沛無告之民靡不受獲可謂裕矣斯明作有功之時也天施地

生以益方國詩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利涉大川德之流行速矣天保之詩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益之始也天保定爾以莫不興益之大也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此所謂其益无方者乎與時偕行焉歸文王者益文王也受文王之益也相與遷善改過日勤以教焉文王之徒文王之勤也諸侯不迷焉迷則辨之粲而不殊困德之辨也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其卦爲剛揜大人之德既著與天下之君子小人日相遇不能無相揜者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至於後世且不知文王受命何爲紂

所擯焉當時諸侯不與文王同心者皆以紂爲主命文王之心與孔子旅人之心不異焉孟子知之矣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夫非困而不失其所者乎非身之所也困於險而德益以崇不失也困於阻而業益以廣不失也亨且貞也是之謂大人吉也天下不以湯之事告文王天不告文王之未順其命文王未嘗作一誥一誓以告萬方百姓天下咸喻乎文王之志矣卒告之曰有言不信口已多矣士應且憎而又理之乎是尙口也書曰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迷故困也困德之辨

非口之辨也以德辨則有條而不紊其地曰井曰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唯井不言德嚐入乎險中聖人之所畏也知之乎天之施曰德屯其膏坎在上也降自天而施未光也井之坎如屯寒泉之洌甘於膏之屯然而不出於天故曰德之地也地井與邑也地或不可井則民不邑焉邑可改井不改井者地之施濟天施之有時窮必入於險中而後出焉蓋其難哉功必成於出而井无得羸瓶者自喪而喪不及井地不蘄爲井不蘄爲井井成而施成以不改爲德以无喪无得爲德以往

水井井爲德自汲也自酌也文王之政以天下之地養天下之民無窮民焉以天下之民理天下之地無虛邑焉德之地也告之曰羸其瓶凶愼毋使日奏罔功之人同厥邑也於其幾成而敗之瓶法度之器也不能自用羸之者何人乎不更其人乃更其瓶始咎其瓶卒憾其井井不任受德亦不任受怨惟其人之自取焉養在井致養在器用器在人器固易壞入險而出者愼之哉羸瓶之凶何如匪人乎人有戒心凶可弭也莫之省憂凶何底矣奚必匪人之大而羸瓶之小乎夫瓶法度之器也若之何壞之入乎險中者

好自以爲功而終以壞聖人之法文王之所忌也德之制制天下之命也純卦表巽天之威神所以達於上下也大雅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在民上日陟降上帝之左右德達天而天授之制非凡人之所能知也曰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大人以天德制者也孰爲小民爲小也小昜以亨達於天子也孰能達之惟邦君也天子重巽以申命而命乃降於下民邦君能順天子之命左右其民而達之大君利有攸往諸侯即乃封也利見大人庶邦丕享也文王義之主也所推必亾所存必固爲紂之諸侯无初也

爲文王之諸侯有終也以不驕不溢爲憲令故曰德之制也和於人至於天履也雲漢下濟兩河上行謙也其心立其體從復也雜以通理一以成純恆也先奪所喜後去所疾損也日進者長裕自上下者不設益也志未得則窮不失所則通困也其居不改其養乃遷井也申命乎中正故稱志行而柔伏焉故隱巽也履以和行危者使平謙以制禮賓客軍旅復以自知無俾世迷恆以一德易簡不易損以遠害憂民孔瘁益以興利百世不廢困以寡怨約則失鮮井以辨義不殖貨利巽以行權乃通於天九德文王之所以

爲文也易之爲書可或遠乎是違父母倍師保也各指其所之爲道得不屢遷乎變動不居天之時也周流六虛地之位也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人之尊卑貴賤性情之宜具焉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必以主人之事命筮以命占其筮之辭辭同而占異也其出則有君臣之義入則有父子之恩語人子依於孝語人臣依於忠所謂度也外內使知懼在邦必無怨在家必無怨師保父母惟恐子弟之罹於憂患悖於古人而務明之往者彰之來者察之夫欲弭憂患於今日而違古人之大訓則無異畏舟楫之覆而徒涉於大

川也六位以初爲本循其辭以揆之位各有方各有
典常道不遠也莫之能行其惟孔子乎顔氏之子其
殆庶幾乎原始要終何謂也文王之書始于天終于
人始于人終于天原之要之以爲辭之質也乾元亨
利貞天德也人受之謂性文王盡性行此於天下人
之極也作易曰乾元亨利貞大始也無不自此始大
終也無不以此終質也文之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
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非文王自
言之其文曷至此哉不言天言人也有如此之人則
天道行矣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地之道也承天之道

而順之人因地之義以事人而順天道在此矣未盡也申告之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君子人之成名也有攸往事人之始事也地以天爲君人以君爲天先則無不迷謂之失道斯道也何道也可失乎後則得主身之主也三綱立矣東西南北地之方也朋偶也西南東北爲地紀曰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有主而無朋謂之專主是宜得朋爲君樹人非自樹也致之於主不關於身故宜喪朋不復相存錄也君得人朋得主身何與焉四方惟君所使而安之安貞也安法地之厚貞法地之靜天所與也坤之吉乾終之

也地合天之无疆人應地之无疆以乾爲大始不敢有其始代乾而有終必以大終此則坤之終始也屯之始天地之子也元亨利貞如天之辭具體而微不如則非子也不微則非子也何以微勿用有攸往也臣事君則曰君子有攸往子事父則曰勿用有攸往於乎盡其言矣聖人以父母事天地必奉天地爲屯之始焉奉若天道終宜建侯不惟逸豫惟以亂民贊之曰不寧寧則民之艱難也不寧則民之父母也爲天之子子天之民使民各事其君如臨父母王事之始終具矣屯始曰元言貞而未終也蒙始曰亨終曰

利貞中有辭焉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人道以師保爲先事也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筮易之道也求端於天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天之於人貴其誠美初而厭瀆師以聖人爲正聖人以天爲正蒙之宜也蒙者人之初初正以正其終聖固人之初也夫聖人之稽謀自天殆亦童蒙之求師保矣乎需始有孚坎也在上則曰光亨月之光乎導天之和以施於地亨之嘉也盈闕有常貞之正也人事象之矣天應之以吉焉涉人也有功天也大川綱紀乎地以險用者也涉川不必有功不涉則奚自而有功需

之始終天人合也訟亦始有孚坎在下也則曰窒惕明不通曰窒省心曰惕不足乎正故表中焉人省而得中天必應之吉也要其終不可終大人之中正在上大川之險在下見之人也涉之亦人也有利有不利天之應也易之所畏者險訟之天人其應殊同始而異終也師始貞師以正爲始也兵義者王天道如是矣丈人其人也吉其天也吉者天之休命无咎者人善補過乃善成天功也不終以吉終以无咎明於憂患與故莫淺切於此矣比吉不待陳辭而告之吉惟比獨也孔子決之曰比吉也筮告之吉則必原筮

之何以吉孔子釋之曰比輔也下順從也人道莫貴於有君而衆輔之莫樂於下之順以從上剛中者在尊位也元也元元正莫敢不正永貞也元永貞始終之道也必告之以无咎善其補過輔者皆中人惟剛中者賢可勿補過哉終曰不寧方來後夫凶四方畢來不敢寧居自以爲丈夫而獨後能丈夫乎抑偶人已也初至遠先應則吉上至近後應則凶據尊者之上逆也其來也亦受之卒自疑而作不靖焉其道窮也比之始也吉終也衆吉而獨凶凶亦不害於比之吉故無疑焉小畜亨孔子曰乃亨難辭也何以難之文

王固難之矣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何若是閔乎言畜之亨之不易也越有大旱天之時也景朝多陰地之勢也服事東方人之事也文王區區百里之君際陽亢之節紀雖曰得位形勢孤矣主有暴行臣有至德請而不聽何異旱之望雨乎雲地之出也雨天之施也合散之者風也升於東降於西雨不雨繫焉地受命於天之常也偏雨天下先自西郊不雨之病自西尤甚文王體天下之至健反而罪已引人以借復不爲偏剛安於柔巽至於血去惕出得位也然乃寘以其鄰剛中而志行也既雨既處蓋其難哉畜匪亨

也亨由畜也要其終則必亨原其始實乃日閔而望之百穀仰膏雨也小國仰大國也四海仰大君也未有徬徨屏營而不爲此辭者故曰盡其言矣履人之象也虎曰戾蟲奎爲虎尾天之門也履虎尾之辭奚始哉言人之危莫危於履高位也語曰高位實疾僨履莫若卑卑之不獲以登於高高而忘降非柔履也孽匪天作曷謂靈乎不咥人者非虎變之文人性之善也位愈高履愈卑不以位爲說以履爲說天錫之履虎亦不爲戾曰履虎尾人之所不得辭也曰不咥人天之所必可知也終之曰享危者乃平易之辭其

險於涉大川乎然而有宜焉履虎尾必無有宜焉謂之不宜殊未足也人情有所畏有所說畏則辟之說則履之履之不已以逮於虎尾畏而不能去也人也聖人於其履焉決之曰不咥人天也夫履之之人寧知虎尾哉咥且不知安知不咥聖人以性之靈且貴也決知之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禮者所以持情而合危泰然後安履之辭死生之說也原始反終之故也泰始曰小往繼以大來言吉乃終言亨六畫自下上則先大來後小往一貞入悔其小未可知則其大未可斷小畜且以小名大有大畜大壯名大不名泰也

得坤爲悔泰之卦成泰之名立必後言大先言小矣夫卦以悔成者也言往來著乎人事以言之言往來則不言上下天地不改也五爲上二爲下不可改也言之則如改之不言則上下不改矣曰天地交也可象也曰上下交也可位也往來謂之交小往大來乃謂之交也坤爲配曰往何哉分陰分陽內爲主外爲客也客則日退主則日進要終也曰往因鄉者之來曰來因鄉者之往原始也小往未吉大來乃吉來亦未亨由吉得亨泰者通也何言乎未亨聖人之情凡民不知大之來迫小而速之往得半失亦半何以通

哉大得小以爲配小者順之於外來者通而往者未之或窒此之謂吉此之謂亨也小往何遽吉大來乃能爲吉忠信也能爲吉能以其小者吉也孔子贊之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之陽德聖人之忠信其來有如此者否稱名而辭屬焉不可絕也自古小人不少矣獨繫諸卦而著之曰否之匪人凡民不能見惟聖人乃克知之耳彼柔中以正安乎下順乎上鮮不曰君子人也聖人曰小人何足以盡之小人猶是人此匪人也其爲不利言可盡乎雖有君子貞不利也非其適不

利乃處心積慮以不利君子爲其事以不利君子之正爲其事毋問既正毋問未正毋問小正毋問大正務俾正反俾正敗而後快於心焉茍人心未盡死必不足以當否之匪人矣可畏哉鄉原其心術也鄙夫其能事也匪人覩矣利乎不利乎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不懲其心覆怨其正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其不利如此天爲之乎人爲之也非天絕人人違天也天无否人則有否有否則必有匪人君子否也彼匪人何否之有天大地小辭不改也大爲君小爲臣上下不改往來改也言往來

言乎其改之終不言上下不言乎其正之否不可以爲正也何不可正泰不可以爲不正也天則上也地則下也天顧曰下地顧曰上古今無此象古今無此名古今無此言聖人豈言之哉然則坤下乾上曰否不謂之天地定位謂之天地不交象立矣名正矣言順矣天地絪緼者也何不交之云乎小往大來謂之交大往小來謂之不交施且報者大也小不能施且不專報君倡臣和謂之倡和臣倡君和謂之不倡和大來則施以報小往則亦能報大往則不報小來則焉能報而大者幾乎不施故曰天地不交人事之失

也天地不二則无否焉言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來者往矣往者來矣原始也言往者必來之辭言來者必往之辭是以終言之也不煩言矣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名立則卦之時定時正而物之類博矣各當其卦之時於爻之相雜以成文者辨之正言也王弼曰假象其辭游誣易也虞翻說卦變其辭枝中心疑也辭之雜物在經有七焉名一也體二也象三也位四也德五也之卦六也互卦七也童蒙生於名虎尾生於體黃裳生於象在天在田生於位直方生於德帝乙歸妹泰互歸妹也先庚後庚巽之

蠱也玩辭則聖人所已言者正玩古則聖人所未言者亦必正遂知來物必其所遇卦之時物也周公繼彖之志以繫六爻初爲本上爲末辭固無必其所造端惟初所率揆方於六爻乃造端於初爻乾坤天地也必擬諸陰陽以爲典常初九稽類於象物稱之曰龍以合陽德且必合陰德焉至陽則陰必從之陽無獨者德也是故稱名曰龍則德在矣非孔子加之也曰潛則隱決矣非更之也曰勿用則用之志存焉用之事勿焉行違非設兩端也若是者龍德耶天德也彖天之陽德揆其方則在下極彼至陰之原命之曰

下克知其在豈若存若亾哉惟乾之初曰陽知天德尊也曰在知天道誠也曰下知化育所自始也難知乎易知乎乎勿用不確乎確而又可拔乎曾潛龍也或乃以蟄蟲類之乎狹周公之辭倍孔子之說而又以其蚓之心擴而充之乎坤之初六稽類於天施曰霜稽於人之覩地曰履霜稽於地之順天曰堅冰至合陰德也則無不稟陽德陰無獨者道也履霜秋之季也堅冰至冬之季也揆方於六爻坤辟孟冬之月造端於初爻推之前季之季稱言曰履霜堅冰至孔子曰履霜堅冰非遽至也豈周公辭急孔子辭緩哉天

之降命近在十旬必原之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其漸乃如是曾不動心一措其手履之者誰與欲地不爲堅冰是逆天也地爲萬物之母亦惟馴致以待人之有其備積善者知之積不善者不知無如人何也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西北天地之義氣治亂賊者也曾亂臣賊子也而以履霜名其將然堅冰名其既然乎坤之順也承天以生則爲慶承天以殺則爲殃而皆有時焉降命未至不生殺也順也由是而之於二直以方也陰德大矣初難知也二易知也初爲順二爲光繼文王之志而爲之辭也曰隤

霜於夏龍戰於冬信然乎曰非時則謂之不物聖人
豈言之哉嘗因衣裳之象觀乾坤十有二畫而知其
說矣上姤也五遯也四否也三觀也二剝也初則不
上逮而坤之陰始凝焉剝初上逮潛龍也觀逮見龍
否及龍之行遯及龍之躍矣而皆臣位也飛龍天位
姤遇之乎姤之傳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此言坤
上之遇乾初爲天地相遇也文言曰猶未離其類也
上猶在坤之體也天地之色衣裳之色也以垂衣裳
天下治矣世之不治介胄乃作龍蛇之孽時則有焉
龍鬬或見是謂王之不極其爲非常也大矣歲月日

以經一歲萬歲若一歲也夏五六月不聞龍有戰矣矧曰每歲孟冬龍戰于野乎孟冬之月道固不窮所謂終則有始天行也陰稟陽德剛致其道以至堅冰剛反爲復浸長爲臨矣何疑之有陰疑於陽臣僭於君妻乘其夫然後天變見於上陰陽不和乃疑而戰故曰其道窮也豈歲事哉括囊黃裳雜物也休復頻復獨復敦復撰德也往吝往吉納婦吉勿用取女辨是與非也非其中爻雖知其本末不備也豈空言哉要諸家國天下之存亾出身加民發邇見遠之吉凶信而不僭居可知已繼彖之志而爲之辭也彖以天

地人始終之道爲質而盡其言知者觀之得其要矣以貴賤遠近之位剛柔之才辨中爻之是非可以立本可以趣時備盡無遺慮則知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上則天下則地中則人三才之道在六爻剛柔相推有貴賤遠近之等謂之物雜以成文象人道之相際謂之文當則吉不當則凶是故原始要終彖所以備三才之道也辨其物與文而斷吉凶爻所以盡道之變動也易之爲書若是者何也殷之末世亂天下者大矣周之盛德自堯舜以來文王當之不可得而讓矣聖人之情見乎辭孔子斷以一言曰危讀乾元亨

利貞五言而危不可見則不見聖人也嘗試言之積陽至六畫而成卦文王因前聖之名號之曰乾尊之至也穆穆然赫赫然天在上君父在上可不敬乎列選天下之言非元不足以始其道非元不足以原其命非元不足以成其象文王曰元天言也奉此言者不危而願易之則平者傾矣元之名可假人乎亨利貞序如貫珠不加一辭卓爾而立下莫敢擬焉尊乾也尊天也尊君也尊父也謂之易有大極屋之極曰危謂其至高而無有尙之者也乾元亨利貞峻極於天天下之辭孰能有加於此哉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孰使之天使之也其道大乎不大乎百物皆天物何一可廢承此五言而敬奉之小心翼翼自始至終終則有始瞿瞿然懼也懼五言之不易終也其要无咎中庸也易之道冒天下矣坤元亨利加之辭曰牝馬之貞卑之至也牝馬百物之一也卑之至若此危之也馬之才人之才若是班乎龍之才馬之才果大異乎語有之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不曰君子之貞曰牝馬之貞若曰處不辟汙出不辭難自卑而尊己之天若此則坤之德全矣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事父事君之小心情不見於此辭乎非苟自卑實自策也

何斯違斯莫敢或遑其勤民者乎無能往來則非馬也於是乎戒以先迷告以後得主馬顧其主而況人乎示以四方之事朋之益得喪之常而進之以安安之爲言臣節也不可以危君子安之貞而吉焉不敢有君民之心應地也以教天下之爲人臣子者父母也師保也文王與紂之事也乾坤之辭立健順之德至矣天下莫能加也至健恆知大始至順恆作成物恆天地之情也易簡天地之知能也聖人體之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險阻可盡知也險无初知始者知險阻无終能終者知阻文王以此說諸心以

此研諸侯之慮離明而兼說與巽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坎勞而兼動與成也是故變化在乾云爲在坤動罔不吉其祥先見吉事也象以生器用罔不利象事也與民同患必先知之占事也三事者天下之所不能已也正德曰吉事利用曰象事厚生曰占事夫求生之厚者既不布利又不備難占之爲言盡戒之道也害生之事日去生生之事日來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此之謂知來也乾坤之辭設天地之位定聖人能天能地成位乎其中凡此三事人爲聖人謀鬼神爲聖人謀百姓實能與聖人共事

天地亹亹者天下之所同不已也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故曰以象告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情者動之主故曰爻彖以情言剛柔立本雜居於六位吉凶貞勝可見於變所適變動以利言問義可否吉凶以情遷視其主人夫主人必有其情矣有愛有惡有遠有近有情有僞愛惡不和則相攻正者吉邪者凶也遠近不安則相取反已者悔求人者吝也情僞不發其覆則相感有情利生無情害生此皆以情遷者也內貞外悔相近也本卦貞之卦悔相近也不近則何不相得之有近而相得何凶之有不相得則凶近

可以知其人遠不可以知其人故或之害之者宜若甚於不相得然而遠矣不能爲凶故悔且吝焉能知主人之情然後能以易之辭爲主人察物情欲知主人之情必聽主人之辭慙者知其將叛子服知南蒯也支者知其中心疑不先斷志煩蓍龜也寡者知其人之吉多者知其人之躁游則誣善屈則失其守可爲占者爲之占不可爲占者不占而已矣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凡言小人易以其情僞告君子也慙者匿始作也枝者術嘗試也以辭爲功而不知其無益則多以辭爲賊而惟恐其有狀則游甘以徇人而

不惜枉已則屈將叛者欲倍德而未敢絕欲犯義而未敢逞必將緣飾假借以爲之辭故慙中心疑者揣人之心而俸中焉探事之理而幾似焉必將多端岐出以爲之辭故枝躁人欲以一人之辭勝天下欲以一旦之辭勝自古在昔之聖人必將雜揉繁亂以爲之辭多而不可道也誣善之人巧爲搆而持之有故工爲讒而言之成理必將靡曼汨没以爲之辭游而不知所屆也失其守者情可直而不敢直志可明而不敢明必將迂回宛轉以爲之辭屈而不可任也皆凶人也惟吉人之辭寡則貞勝焉叛者有以制之不

務窮其慝必窮其慝中心疑者有以發之不務伐其枝必伐其本躁人有以止之不務責其多必責其實誣善之人有以杜之不務究其辭必究其事失其守者有以決之不務理其辭必理其職辭所以寡也慝不得飾枝不得拒多不得出游不得逸屈不得撓叛者服小人革面也疑者信有孚發若也多者絀咸其輔者艮其輔也誣善之人當不祥之實易曰士刲羊无血无攸利也失其守者小人之憂易曰牽羊悔亾聞言不信也六辭一吉一勝百凶人心之險阻平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彼躁人者以多斮勝水濟水火

濟火叛日益畔誣日益誣始而中心疑終以失其守

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

繫辭傳論

序卦傳論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一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聖人言有不言無豈先無後有哉聖人言後本萬物之所以生也豈越時而後有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不言生民中庸曰生物不測言亦不及民詳言之必先人而後物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豈無敘哉約言之則舉輕以明重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豈以人爲物哉物畜然後有禮非人何謂禮乎禮固不獨畜民也不使山者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用水火金木必時此非禮乎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有人則有土有財而用無

不有也物不可以茍合而已非獨人也不可茍合必有文焉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書曰賁若草木易曰觀鳥獸之文非賁乎有過物者必濟非過人乎才獨過人不能過物水火所犯必不濟矣過人者必過物者也序卦凡言物者皆舉輕以明重也有萬物然後有男女疏物親人而邇之也天地先萬物後不可易也先舉物乃明人正名曰男女貴而挺出之且後之者邇之也將言人道故邇之也男女非夫婦所生乎聖人何以決先後哉此凡民所愈惑而惟聖人之爲聽則必不惑也凡民言先後必曰先無後有乃敢斷之

矣聖人之言先後也據其所知不推所不可知以自亂故曰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斯不戜矣所所知者人之道也人之道必自夫婦始序父子君臣而列之自生民以來未嘗一日不然必非今日有父子翼日有君臣也是以知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必非昔無今有今日有天地越時乃有萬物矣彼不詳之辭無用之辨不急之察庖犧氏所不知聖人豈言之哉

何謂據其所知嗚呼是有道焉書曰惟人萬物之靈詩歌生民則曰時維后稷焉商頌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二代禘其祖所自出之帝則止矣曾

追其所不可知乎聖人言人莫重於始德之本且必不推所不知以自亂而况於庶民乎况於庶物乎學詩失之愚學易失之賊說在郗慮之誣孔文舉也

易有大極大極者何也曰天也天爲始其始莫先焉天爲大其大莫外焉天爲尊其尊莫尙焉天爲一其一莫二焉始也大也尊也一也極之義備矣是故陰陽成象天爲之極剛柔成形地爲之極仁義成性聖人爲之極三極之謂也地位乎下聖人位乎中天位乎上幬而覆之四方上下地際天而不可以貳一者天也謂之大極夫心身之極也父家之極也天子天下之極也聖人人之極也天爲君地爲臣天爲父聖人爲子子不可以貳父臣不可以貳君地之於天也先迷而後得聖人之於天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是以天子受天命奉若天道以治天下爲人父者遵王道秉聖人法以治其家學士大夫守孔子之教以治其心凡爲極於上下之間者小大有分而皆以天爲極焉故曰大極也或乃曰道爲大極是生天地今以易正之易曰天之道不曰道之天易曰地之道不曰道之地易曰人之道不曰道之人是故人而性人而率性地而形形而承天天則極極則萬物資以始故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人率性地承天天知大始而君之聖人之辭盡在易矣未聞有置天地遠人而名之道者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

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天可事不可置不惟不可實
不敢也敢爲是言者其始於老聃乎其言曰有物混
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當周之衰舍孔
氏莫之能禦也學老氏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氏後
儒不察而仍其辭大惑也地言後故曰天先而地後
也天則不可以言後今曰先天地生天且未始道安
在乎地言小故曰小往大來天則不可以言小今曰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差而次之則天小天所不至
道安處乎地言卑故曰天尊地卑天則不可以言卑
今曰道爲大極則天實次之以次尊曰僭以尊次曰

逆天實尊而從老氏第曰次是言也其可聞於周公孔子乎地言二故曰天一地二天則不可以言二今曰道生一爲之遷其說曰大極天地一而二二而一夫一則曰一二則曰二名之正也聖人所以使民聽不惑者也一生一一而二二而一非二非一辭之支也中心疑者持兩端也夫使人眩於名實仁者優柔而不斷智者巧辨以飾非皆斯言之類也黃帝氏遠矣正名百物以明民者斷自孔子宋儒有言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名可若是紊乎天謂之天地謂之地人謂之人物謂之物易之爲書不殺一辭誠聖

人之尊天敬地貴人賤物而慎言之也今以至卑之名加至尊之實而號諸天地之間以推大其所謂道是道也孰司之而孰主之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因形而後有也成形者皆在地則下也成象者皆在天則上也上有象下有器象以生器象以制器象以用器得其象其器是失其象其器非據器以明象故曰形而上上天也形而上天道也豈天之上乃更有上焉者乎今曰天地亦物也天地亦器也夫地在下聖人名之曰法天在上聖人名之曰象地固不可以器名器以名在地而成形者也

况可以名天乎器有成毀法象無成毀也學易者其尙知之乎乃曰以形體謂之天又曰成形之大者爲天易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所以明尊卑之辭而著天地之位也今曰形爾形爾易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乾坤卦也故謂之物所謂六爻相雜唯其時物雜物撰德非中爻不備爻有等故曰物皆以卦爻爲物也陰陽曰德剛柔曰體天地之辭辨固若此今曰體爾體爾則天且果爲器矣旣莫甚焉乃曰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又曰太極形而上之道陰

陽形而下之器此皆不察於易之說也夫太極天也形而上者也天臨下一陰一陽以示聖人聖人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卦莫大於乾坤聖人以體天地之撰故和順於道德焉理於義焉窮理焉盡性焉至於命焉蓍神物也器也形而下者也卦爻而繫以辭道也形而上者也夫卦以陰陽立爻以剛柔生卦爻上而陰陽剛柔顧爲下仁義爲道而陰陽剛柔顧不足以爲道尊人而卑天貴末而賤本可謂順乎又曰大極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意則善辭則費矣大極天也陰陽兩儀也天之道一陰一

陽大極生兩儀之謂也謂之生者貴其不已天有常道不閉其久故日新交而生四象變而成八卦聖人序以成列故曰生生之謂易卦以次生道不以次有不次而可次次其日新者也不易者象也日新者氣也皆天也如以陽爲天陰爲地兩儀爲天地道爲大極則老聃之書非周公孔子之易也易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自兩儀而乾坤之名立矣謂兩儀爲乾坤可謂兩儀爲天地不可謂乾坤象天地可號天地爲乾坤不可乾坤之象或首與腹或馬與牛或圜與方或衣與裳不可爲典要故易無違象其廣大則

配天地非日戴天履地而又為之號曰乾坤也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謂聖人設卦立象天下後世不得而毀也非曰天地毀也天地如毀尚誰用易而欲見之哉聖人始作八卦兼四象兩儀而陳之陰陽而已矣陰陽非他也天之道也元亨利貞非他也乾之德也今曰大極不雜乎陰陽猶曰乾德不雜乎元亨利貞云爾夫文王作易繫元亨利貞之辭所以通神明之德也如使元亨利貞不為德而陰陽不為道則易不可見乾坤不毀而已幾乎息矣若果道也果德也尚何雜不雜之有哉不離之云由不雜之云果道

也果德也尙何離不離之有哉夫陰陽之不爲道百家亂之也有道家言有陰陽家言往而不返舉方技術數之流莫不以陰陽辨其物而遂各以其物爲陰陽陰陽之說日以卑日以雜果不足以爲道一或雜之反以病道於是爲不雜之云以尊道又爲不離之云以援陰陽意亦善矣誠一反之於易則陰陽之名固可得而正也乾坤之初三百八十四爻之辭觀此矣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龍者四靈天隕霜冰凝地周公以萬物象焉天之陽在下地之陰始凝孔子以天道傳焉周公盡言孔子盡意

變而通之鼓之舞之胥在此原其象因以其物也彼百家衆技之言陰陽則皆其物爾易曰陰陽之義配日月日月無得而踰焉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故名可得而正也聖人曰道百家亂之以器聖人曰神百家亂之以物儒者不折衷於六藝從百家而爲之辭不以費乎則又有曰天即道道即天者小變於老氏之云然亦惑也善言者亦去其即而可矣故聖人曰天道云又曰有氣數焉有義理焉二天殊科此又昵之大者也夫氣數云云者豈不以世之有治亂也君子小人之有消長也是莫著於易之否

泰數紀之氣分之義理貫之不得以泰專義理否專氣數明矣又不得以爻象專氣數而義理常在其外益明矣古之論治亂也責人人不能欽崇天道而至於亂以天正之曰此於天道乃所謂亂也亂者不自知正以天然後知亂在人不在天後之論治亂者責天天生斯人以致亂以人聽之曰此天之所亂也亂者不自作若天使之然亂在人而反以責於天二者之說疑似而難明常並存於天下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若以詩言觀之是非斷矣民殆則

視天若闇民安則視天益明民有安危而天無明闇也民治則亂亂則復治天乎人乎靡人弗能治靡人亦弗能亂天因人而定之也天無若人何蜚鴻滿野海水羣飛而人莫必其命人違天斯謂亂天監人斯謂罰書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以彰厥罪自上古以來主亂之人未有不墜命亾氏者廢興存亾上帝所以治萬世而不亂也夫豈有所愛憎於其間哉是故治亂相巡邪正相乘晝夜相因寒暑相迎七八九六紀之陰陽剛柔分之六爻之動三極之道貫之莫非一也無有二焉一者何也天也烏得以私意億

之而曰此義理也氣數所不通此氣數也義理所不在憂憂然殊而二之也哉或者又以中庸之言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信以爲天之不足以盡道也且孔子嘗曰有道無道矣此又誦聖人之言而不詳者也夫曰人有所憾則不得曰天地有可憾焉夫曰天下無道則不得曰天反其常道焉人失其理則物失其紀然而日月貞明霜露時降山仍高水仍深至於春旱秋霖冬寒夏暑天有常行而民怨咨者皆是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其可曰天不能盡道而人憾之哉或者又以天地之化不能無過不能無不

及聖人裁成焉輔相焉天地不能無待於聖人天地
果不足以盡道也此又蔽之大者也天地有道聖人
裁成之天地有宜聖人輔相之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故曰聖人者天地之臣子也且中安出哉出於天也
天地或過大過時也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其
過中也如有不及小過時也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
乎哀用過乎儉不及亦中也益而損之則聖人妄也
且君有天下不能無待於臣寧謂君不足以治天下
父有家不能無待於子寧謂父不足以治家天之不
能無待於聖人猶是也是故天子有善讓於天也示

不敢專聽於天也唯聖人受命於天天命之聖人終之見其待也不見其命也貳地於天貳聖人於天地故曰蔽之大者也夫民心無常也愛惡生吉凶遠近生悔吝情僞生利害或臧或否或仁或鄙或夭或壽自生民以來未嘗有一日而不然然而順動則服惠心則孚說大則勸聖人作則覩而兵如蚩尤力如羿昦滔天如共驩強如秦詐如莽干紀亂常在勢而去者不可勝數也而君臣嚴焉父子親焉夫婦別焉上下辨焉禮義之所錯自生民以來未嘗有一日而不然謂一家之法制之乎易姓受命天下蕩蕩無綱紀

文章而大盜既起矣謂聖人之訓存之乎飾六藝文姧言矣經術爲三公而輸國神器矣而介冑武夫窮鄉匹婦馬醫夏畦之徒懷忠抱慤成仁取義者相接也吾故曰人道之立萬世如一日者不恃一王之法不因聖人之力而天定之也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民據遠而望之蒼蒼然日戴之仰之日見之終身未嘗須臾離實其臨下有赫而已矣夫知天之所以爲天者莫聖人若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四時人皆受之百物人皆見之受之見之人皆喻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詩曰敬之

敬之天維顯思豈復有窈冥忽恍無象之象而天不

言聖人不以教哉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極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聖人作易所以準天

地也今而後昭然若發矇矣

繫辭傳論